

第七回 玄墓山看梅了悟 樂天園失主歸人

泰山不要欺毫末，顏子無心羨老彭。
松樹千年終是朽，槿花一日自為榮。
何須戀世常憂死，亦莫嫌身漫厭生。
去去來來都是幻，幻中哀樂係何情。

話說馮樂天，道自家園內梅花不足暢觀，欲往玄墓山看梅，吩咐收拾行李，故此夫人著丫環請小姐來送行。小姐對馮公道：「園中梅花盛放，真個是深宮玉質，內苑冰姿，盡可朝夕賞玩，何必渡水涉山。況初春天氣，乍寒乍暖，當此高年，只該在家調護安樂，請爹爹息此一行纔是。」樂天帶笑說道：「從來遊覽勝景，因人生樂事，一時豪興所致，寧憚車塵馬足之勞。況此地至玄墓，相去幾百里，一水可通，無甚險阻。近聞此山請了慧日和尚主持方丈，那和尚靈濟宗派，大有德行的，我要拜他。往返不過數日，孩兒休得掛念。」小姐見父親遊興勃勃，不好再阻。說也奇怪，往日樂天有事出外，小姐不在心上，此番好像父親一去不返的光景，依依不捨，心中如有所失，怏怏回房不題。

且表馮樂天別了梅公子與夫人、小姐，不四、五日，到了玄墓山下。那些下庵和尚認得是馮老爺來，連忙來搬運行李，叫一乘轎子，抬上山來。一路上佛殿參差，梅林樹木，層山疊嶺的景致，不必細述。知客僧早已遠遠鞠躬迎接，先令侍者通知和尚，和尚吩咐侍者，把方丈內兩傍交椅都撤了去，只擺一個蒲團在上首。知客僧引馮公進方丈來，見了和尚，朝上合掌，恭敬拜了三拜，立起身來，並不見有把交椅，只得立著。和尚道：「居士請坐了。」馮公回顧，並無坐處，又不好啟口，正在沉吟。和尚道：「居士想是忘了來處麼？」馮公會意，便坐在蒲團上，敘了些仰慕的話。排上茶食點心，侍者仍舊把椅子擺好，吃茶閒談了一回。此時天色尚早，正好遊玩。馮公暫辭和尚出來，乘了轎子，就在近處山巔上遠望那梅花，真個如白雲滿世界，香氣遍虛空。那時夕陽反照，似龍鱗燦耀，既而寒風四起，又見玉屑紛飛，宛置羅浮道中。馮公不覺詩興勃然，一路隨口吟云：

群峰回繞澗潺潺，倚石看花四望間。
千頃白雲僧舍靜，一園明月草堂閒。
煙迷古徑留禽宿，香逐春風送客還。
夜半霏微新雨後，笛中吹落滿寒山。

時天色已暝，馮公盡興而返，將詩錄出，呈與和尚就政。那和尚看了，點頭微笑道：「居士功名蓋世，才學絕群，固足擅美一時，聲震宇內。貧僧看來，若一口氣不來時，那一點靈光卻在甚麼處？」馮公被這一問，驚得目睜口呆，不可以理解，不可以言詮，覺平日所讀的書，所恃的才，俱化為烏有，塞住喉嚨，一字也答不出來。和尚道：「要知人生在世，縱使才誇七步，學富五車，俱屬幻花泡影。到了懸崖撒手，眼光落地的時節，並沒有個主宰實地處。閻王老子面前，難道也做一首詩，寫幾個字，可以抵當的麼？好個揚眉吐氣、頂天立地的奇男子，為何到了此處，卻去不得了？若不參透這關頭，謂之遊魂。無非被名、利兩字，忙忙碌碌，虛度了一生，被閻王一招就死，毫無把捉，深為可惜。今承居士不棄，惠顧荒山，幸勿以唐突為罪。既到此地，所謂遇寶山不可空手回去，望居士暫謝塵緣，發個勇猛，去不得處，把守牢關，目不轉睛，覷定巢穴，不避鋒芒，一槍刺去，刺殺賊首，那些諸賊自然降伏。那時閻王不得掌握生死，俱得自在，憑你翻筋斗，踢飛腳，鳥啼花落，流水浮雲，俱是有用文章矣，豈不快哉？」馮公聽了這一番開示，頓生慚愧，大發勇猛，連夜膳也不用，別了和尚，回至客房，抖擻精神，危然跌坐，左思右想，畢竟要破此疑團。那馮公原是有根器的人，自然一撥就轉。這一夜體不貼席，坐至五更時候，忽聞曉鐘一擊，不覺一個寒噤，通身冷汗，心花頓開，此時如夢初覺，似睡方醒。就隨口說出四句偈道：

一點靈犀照，誰擔幻化身。
溪聲與山色，俱是性中人。

此時天色黎明，走到和尚臥所參見。那知和尚已打坐在方丈內。一見馮公推門進來，便喊叫道：「有賊！有賊！大眾快些起來捉賊！」馮公劈面一把揪住和尚的胸，喊道：「賊在這裡！」兩個拍手大笑。馮公便把四句偈語呈上，和尚看了笑道：「居士天資靈敏，不費鍛鍊便成利器，纔是有用的聰明，不朽的學問，方知老僧所言不謬。」馮公道：「弟子被名利牽纏，虛度六十餘年。今桑榆暮景，幸遇和尚指點迷津，得成解脫，覺六十年前胸中之塊壘障礙，俱化為虛空幻境矣。」和尚道：「這是居士明心見性處，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不可得少而止。必要修到坐脫立亡，超凡出聖，才為絕境。但非二、三十年用定律之功者，不能到此地位。居士須用心養道，保護聖胎。」

馮公稽首拜謝，用了早膳，打點今日暢游一番，明日起身歸家，恐夫人、小姐懸望。仍舊叫了轎子，一路上暗自歡喜，不枉出來遊玩，有如捨了真寶的一般，比昨日大不相同，覺胸襟暢豁，聞聲觸景，俱有一種會心處。那梅花早已零落，馮公坐在轎子上，正在吟哦賦詩，只見西風四起，凍雲密布，悠悠颺颺，下起一陣雪來。那時馮公豪興所致，山蹊野徑，賞雪觀梅，不覺忘懷，與本山迢隔數里，無處歇息，帶雪而回。未免受些風寒，便覺身子有些不快，也不用晚膳，就去睡了。明日清晨，吩咐家人，備船收拾回家。勉強倩人扶了，拜辭和尚道：「弟子感蒙不棄，得此一番鍛鍊，頓明性地。聖言：『朝聞道夕死可矣。』覺今之孽境紛擾，俱得自在而無障礙者，皆賴和尚造就之恩也。但不能常侍左右，得領拈花微旨，殊為耿耿耳。」說罷，不覺淚下。

和尚沉吟一回，不好挽留，只得寬慰道：「居士且自保重。大丈夫當直捷痛快，一切勿作此牽纏兒女之態。」馮公點頭會意。家人扶上轎子，抬至舟中，一逕取路而回。船內又受些風寒，回至家中，愈覺沉重。夫人、小姐接著，驚惶無措，連忙請醫調治；求神問卜。那畏天得知了走來問候，假意攢眉蹙額，忙忙碌碌；陪侍醫生，拜神祈佛。心裡暗暗得意道：「造化到了。」馮公素知為弟的品行不端，念著夫人、小姐做了孤女寡婦，自然受其欺侮，未免傷心。但經了慧日和尚一番指示，明心見性，胸中解脫，不為外境所礙，把眼前事業看作身外之事，故此在夫人、小姐面前，毫不作苦楚之態也；沒有一句遺囑，或談及家事，惟有瞑目對坐，暗誦佛號而已。夫人與小姐看見病勢沉重，暗相悲苦。夫人對小姐道：「孩兒，你父親倘有不測，如之奈何？」若有個明眼人，早與這病兒

便可口持門戶，掙守家園，縱叔叔欺心占奪，理上行不去的。今惟我與汝，伶仃孤苦。女兒縱有千般伶俐，萬倍才識，只好接別姓的香火，不能繼馮氏之宗祧。公論難逃，自然由他作主，看他平日如此作為，豈肯看顧兒面，憐念孤寡，不改我舊日家風，我與你照舊自在過日子的麼？只恐那時，我反要到他手裡，去求衣覓食，已不得把你嫁出，香煙各別。你我二人，不知日後作何狀貌？」說到此處，母女大哭一場。

且說小姐自馮公有病，衣不解帶，食不下咽，晝夜撫摩服侍，漸漸危篤，心驚膽裂。忽想著當初有人子割股，煮口進嘗，口親病瘥可；因發個願心，回到房中，排列香案，持了剪刀，正在祝告。只聽得待月氣哼哼跑來叫道：「小姐，小姐，快去，老爺不好了！」小姐慌忙趕到榻前，盡見馮公舌音強硬，對著夫人、小姐，把手一指道：「那木榮...」說了三個字，不能說完，奄然而逝。夫人、小姐傷心痛切。真個是：

哀莫哀於生離，慘莫慘於死別。呼天愴地，嘔心瀝血。哀哀孤女，半子那敵猶子，菴菴寡婦，夫業將為叔業。恨茫茫兮無窮，情慘慘兮欲絕。幽明一判，肝腸寸裂。

話說馮畏天聞知阿兄已死，即忙帶了憨哥來哭了一回。料理入殮治喪，喪牌上便把憨哥出名。一應外事，俱是畏天作主。要銀子用，便向嫂嫂支取。那小姐謹守孝堂，哀痛迫切，極盡居喪之禮。那時親友弔奠不絕。

一日晚間，畏天同著幾個親友，到園中遊玩，見梅公子，那些親友問道：「這童於是何人？」畏天道：「是先兄的小廝。」便喚道：「木榮，我正忘卻你，你曉得老爺如今開喪受弔，外邊忙碌碌，正是用人之際，你為何不出來服役，倒安然坐在園裡？」梅公子道：「小的正要稟知相公，這兩日小的身子有病，行走不動，曾稟過奶奶，怨小的在此將息兩日的。」畏天道：「你說稟過奶奶，如今還是奶奶做主，只怕奶奶的事體，要來問我的主意哩。」梅公子慌做一團，只不開口。那些親友同畏天各處玩賞。有的說：「不道馮老伯愛此道。」有的說：「馮老伯倒未必，如今馮老伯的令弟是不免的了。」說說笑笑，一哄兒出去了。明日畏天喚丫環道：「你去對奶奶說，木榮這廝，問他病好出來服侍。」丫環傳進，夫人倒吃一嚇道：「木榮幾時生病？」小姐對奶奶搖手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昨日叔叔曾到後園，必定責他不來服役，他便托言生病的緣故。」奶奶意會，速喚待月去問個明白，還是出來不出來。待月到園中笑嘻嘻道：「木榮哥，可是你思量老爺，哭傷了生病？二相公在那裡叫你。」梅公子道：「姐姐，我正稟知奶奶，昨日二相公到此，道我不出來服役，大是責備，我只得托病，求姐姐上復奶奶，求奶奶遮蓋則個。」待月道：「我說生什麼病，吃飯病，困來病，單思病？」把手向空將一面，光兒去了。待月回覆了夫人，夫人真個替他掩飾不題。

且說夫人著人送訃音到趙家去。趙汝愚忙備祭禮來弔奠，不見梅公子，暗自驚疑，不好問得。承空步到園中，劈面撞著，各相悲喜。梅公子把感謝他的話，敘了幾句。又把馮公窺聽書聲，直訴真情：「承他互相心照，加意優待，從不服役外事，只令靜守園中。正幸棲身得所，不意馮年伯忽然變故。連夫人家事，另有一番局面，小姪怎能如馮年伯存日的安妥。我生不辰，遭此不造，蒼蒼何因我太刻耶？」說罷，撲簌簌掉下淚來。趙汝愚道：「我一向料賢姪到此必然妥當，故此並不遣書問候，恐露情跡。近聞得韓侂胄奸形敗露，聖上屢次不悅，欲加之罪，朝中俱忿恨算計他。賢姪且安心過去，挨得一日是一日。倘得奸賊伏辜，便是賢姪出頭日子。」談了半晌，不好久敘，只得各相拭淚而別。

次日趙汝愚就要回去，夫人著人挽留，只得住下。夫人打聽畏天不在，出來相見，訴及家事，只有一個女兒，蹉跎歲月，不能親自擇配，完其終身。指望叔叔主持，只是平日不相契合，素行各別的。丟得我母子二人，好不傷慘。又帶哭說道：「先夫有一遺言奉告，未知姨夫可容納否？」趙汝愚道：「忝在至戚，既襟丈有甚麼遺囑，自當請教，可效力處，無不遵命。」夫人道：「老身止生此女，指望擇個佳婿，也得半子相依，故向來不輕易出字。孰知良緣未遂，遭此大故，雖有個為叔的，恐他草率成事，有誤終身耳。今欲令小女拜姨夫為繼父，這是先夫的遺命，伏願姨夫視外甥女如同己女，留心擇配，克副先夫之望，使不致誤適匪人。生者受恩同喜，死者亦瞑目於地下矣。」趙汝愚正在躊躇，夫人喚丫環請小姐出來，換去麻衣，穿上素服，出來拜了四拜。趙汝愚也不推辭。夫人道：「姨娘另日拜了罷。」趙汝愚道：「前日訃音一至，急欲過來弔慰，正值老荆臥病，耽擱兩日，今未知痊可否，故此還要回家。今大姨有此一番相托，這也是老夫身上當得效力的。」又敘了些閒話，趙汝愚到書房安宿。明早起身，星夜趕回。趙公子接著，忙說母親病勢危篤。趙汝愚忙到牀邊，已是不醒人事。少頃，嗚呼哀哉了。趙汝愚免不得忙亂一番。也差人報知馮家。夫人、小姐，真個悲上加悲，哭個不了。畢竟小姐後來怎樣擇配，梅公子在間中怎樣出頭，馮畏天又不知作為若何，待在下慢慢說來與看官聽。